



边看边聊

张兆旭在上海打了十多年CBA联赛，去年遽尔离沪，继而在天津队出现，喜欢他的上海球迷，隔空关注者甚多。上海一直是中国“篮球大市”，还是一座贡献过最佳中锋的城市，其中最令人骄傲的，是贡献了姚明——位世界级中锋。就在姚明退役前不久，张兆旭来到上海。这位身高超过2米20的年轻人，始现于山东青年队，后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打球，那可是NBA巨星贾森·基德、凯文·约翰逊的母校。张兆旭在美打球时间不长，却是他篮球生涯的重要经历。2009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，他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：作为中国队“第一高度”，他在与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伊朗等强队比赛中，场均得到17.5分、16.4个篮板及7.5次盖帽。有媒体据此断定：张兆旭将是中国男篮“最有希望的中锋”。

这话说得夸张了些，但张兆旭来上海后得到足够重视，却是不容置疑的。十多年间，无论上海男篮谁任教练，张兆旭一直被委以队长重任。有人说，这是因他生于1987年，是队里的老大哥；也有人说是因他生性诚实、为人厚道；更有人说，是他身如巨树，篮下一站，令对手发怵，综合看，三者都是“队长基因”。张兆旭洋名“麦克斯”(MAX)，是美国房东给他的昵称，形容他“什么都比别人大一号”。在中国球迷中，很多人喜欢称他“浓眉哥”。他两道眉毛像两把黑刷，不怒自威，为“篮下门神”加分不少。有一段时间，上海男篮成绩下滑，张兆旭“蓄发明志”，留了一脸大胡子，有球迷叫他“高老忠”，生生把一个山东小伙喊成了北方老汉。

我欣赏张兆旭的，是他的自知之明。他身高仅比姚明矮5厘米，场上表现一度出彩，有人称他是“下一个姚明”。当有记者就此向他求证时，张正色答道：“被这样叫的球员有很多了吧，姚明是一名伟大的球员，但我就是我。”他讲出了一个事实，也讲出了一个球员的理智。

谦虚是条永远也不会走失的路。曾承载无数期待的“希望中锋”张兆旭，后来在CBA的多年进程中，并没创造出人们所期待的奇迹。具有身高优势的他，在得分、篮板球、盖帽等重要标尺前，再没拿出当年的惊艳数据。他投篮不够精准，移动也不够迅捷，这让他最终失去了上海队主力位置。不过，谦虚与厚道保护了他，连最苛刻的球迷都没责怪他，反而认为，“是伤病和年龄拖累了麦克斯”。

35岁的张兆旭现在还在天津继续他的篮球梦，这是件令人欣慰的事。但今年夏天，一位新人加盟天津队，使我们对他张兆旭的未来顿生隐忧。这位新人条件比张还好：身高2米25，臂展2米32，站立摸高2米94，几乎一贴脚就能扣篮。他叫高世骞。人们担心，小高的出现，会终结张兆旭的天津之行。

一位健将，最后总要退出赛场。张兆旭能坚守至今，已足以证明他是个优质中锋。作为他的球迷，我们对他充满敬意，新赛季开幕之时，我们祝福他的篮球梦再现美景。

越多。夏日里，风吹拂时，坐在檐口上看树，只见枝丫可以纳凉；深秋里，霜落树挡，但闻花香。我家的枇杷，比人家的要晚一些成熟，父

### 枇杷树

张秀英

那年，新房盖好了，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棵枇杷树种在院子里。树高及腰，树叶稀疏，树干细如竹竿。种好了树，父亲提了一桶水浇上，笑呵呵地对我说：等着吃枇杷吧。枇杷树长得飞快，三年后，树快到二楼高了，就是光长个子不分枝，更别说开什么花结什么果。我问父亲：这棵树不会是假的吧。第二天傍晚，看见父亲手拿锯子，站在树前，要锯树？为啥？父亲说：人家说这野外挖来的树苗是野的，要锯掉头才会长出枝丫，长出枝丫才会开花结果。第二年，枇杷树真的长出许多分枝，此后越长分枝

来，何惜还带着孩子们研究起了节气和适合草木染的植物种类，如立春用栀子，惊蛰用花生衣，春分用桑叶、清明用艾草……尽量就地取材。如今，何惜和韵染坊是校园中时髦风高标，旧衣翻新、扎染团扇、染料，再用柿子汁浸染丝巾，从捣碎柿子、浸泡布料一系列的过程中感受柿染的奇妙变化。

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，也没有两件相同的草木染作品。因原料取自于自然，草木染在色彩上也具有自然的魅力。不仅柿子可做染料，就连紫甘蓝叶、栀子之类的植物残骸或咖啡渣也可成为染料。后

来，何惜七夕会还带着孩子们研究起了节气和适合草木染的植物种类，如立春用栀子，惊蛰用花生衣，春分用桑叶、清明用艾草……尽量就地取材。如今，何惜和韵染坊是校园中时髦风高标，旧衣翻新、扎染团扇、染料，再用柿子汁浸染丝巾，从捣碎柿子、浸泡布料一系列的过程中感受柿染的奇妙变化。

山在虚无缥缈间”，亦真亦幻，或许写的就是海市蜃楼。

关于立冬时节的景致，写得最好的当数苏轼《赠刘景文》：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这首诗还有一个题目叫《冬景》，写了几个景致，荷尽、菊残，只有橙黄、橘绿最

## 立冬，一年好景君须记

韩可胜

亮眼。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代表物种，一般人都推荐春桃、夏荷、秋菊、冬梅。但是，梅花一般不吃，作为吃货的苏轼推荐的还是“橙”和“橘”，都是柑橘类的果实，很称我的心意。苏轼喜欢柑橘，写了诗，也写了词，数量超过了写荔枝。他那个时代，水果不及现在琳琅满目，冬天能吃到橘子，幸福指数一定很高。苏轼写橘子的诗，我最喜欢“吴姬三日手犹香”这句，这手是因为剥皮时沾了橘子皮的香味所致。其他水果的皮，大多是废物。橘子的皮却是一味著名的中药，叫“陈皮”。所以现在流行的小青柑，说到底就是茶叶外面包裹了一层橘子皮，正确的饮法是一起泡。

立冬时节，中原还没有到大雪纷飞的时候，温暖的江南甚至还不像冬天。白居易《早冬》写在杭州，距今差不多1200年，其景致也适用于现在的江南：“十月江南天气好，可怜冬景似春华。”“可怜”是可爱的意思，与“可怜九月初三夜”中的“可怜”是同一个意思。此时甚至有樱花零星地开放，不是季节扰乱了樱花，也不是樱花扰乱了季节，冬景仿佛春景，是因为江南本来就是钟情于世间万物的好地方。

《千字文》说：“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。”冬天的关键词是“藏”。要藏好食物越冬，更是连小松鼠都知道的事情，人类自然更懂得这个道理。人类还要贮藏好阳气和体力，乃至一定的肉肉——冬天容易长膘，就健康来说，有适当的膘并不是坏事。冬天，我不减肥——这么艰巨的任务，让我们相约在明年。

立冬，第十九个节气，冬季的第一个节气。立，建始也。与一般的开始不同的是，建始就像建筑物露出地表，让人看得见了。冬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“四时尽也”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冬，终也，万物收藏也。”从立冬开始，一年要结束了。如果把一年比喻成花朵，从孕育，到绽放，到盛开，到枯萎，到凋谢……冬天就是凋谢的季节。人生也有这样一个过程。立冬，与立春、立夏、立秋并称“四立”，都是表明一个季节的开始。它们与“两至”(夏至、冬至)、“两分”(春分、秋分)，合称“八节”。口语中常说“四时八节”，四时是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八节就是这八个节气，都是一年中的转折点，或者说是重要的节点。

每个节气都分三候，每候大约为五天。立冬节气第一候，“水始冰”，这时候的冰还极薄，还不能行走，所以要特别小心，这就是“如履薄冰”成语的由来。绝大多数液体变成固体，体积会缩小，但是水变为冰，体积会增大。水变成冰的过程，困扰了许多科学家。诗人是幸福的，不用困扰什么，只要感受大自然变迁带来的惊喜：“坐听一篙珠玉碎，不知湖面已成冰。”第二候，“地始冻”。中原大地开始受冻了。水结冰比大地受冻更早，因为地气更容易保留余温的缘故。“覆霜知地冻，赏雪念民寒”——写下如此忧国忧民诗句的是昏庸荒唐的宋度宗，他把偏安一隅的南宋送上了穷途末路。可见，说和做是两回事。第三候，“雉入大水为蜃”。雉是野鸡，蜃是大蛤蜊。野鸡怎么能变成水里面的大蛤蜊呢？二者花纹相似，但明显不是同一物种。古人那么善于观察世界，为什么会相信这种转化，一定有着我们不曾明了的逻辑。“月下飞天镜，云生结海楼”，海楼就是海市蜃楼，古人认为海市蜃楼是大蛤蜊吐气所形成的楼阁，因此有“蜃气为楼阁，蛙声作管弦”的诗句。《长恨歌》说“忽闻海上有仙山，



冬景图

釉，晶晶亮。用木勺掀翻，蓬松松！冷却后，稍有余温，新米板结成团，用筷子撬开，夹起一团团入口，嚼着吃，哪怕看不见，味道也是有数的——粒粒有嚼劲。新米当前，我总是先吃饭，后吃菜，路归路，桥归桥，井水不犯河水，甚至不吃菜。这样，新米的黏性、韧性、弹性，一一呈现，亦不黏牙，细嚼后，微甜，依稀仿佛间。苏北盛产大米，所以苏北人有句话：“不吃不吃三大碗，偷偷摸摸又是三大碗”，这里的三大碗不配菜！这叫老鬼(沪语里的老鬼：精于此道)。所以，老上海有技术的工人很硬气，看老板不入调(为人不上路)，背地里放狠话：“不如回家吃老米干饭”，吃饭不吃菜实在是新米又硬又香，且硬中带糯，软硬劲！相当于抱婴儿，捧起嫩豆腐，须用

软硬劲。中餐里唯有地道粤菜馆，米饭粒粒硬，拌清蒸鱼汤水，绝配，粒粒滴滑！我怕油腻发胖兼发酵，所以请客多选粤菜馆，一尾清蒸海鱼，不剔骨架不吃肉，只要一小碗大米饭，起身端盘倾斜，溢出汤汁于米饭中，吃相难看。坐下耐心搅拌，发出粘连的“喵喵”响声，意味着拌匀，否则，此干彼湿，不佳。海鲜汁拌饭，喻示一款治国理念：不患寡而患不均。兼治国手法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，鲜，就是鱼鲜，如清蒸海鲜，不可多动。

不会吃的，新米饭不仅配菜，而且荤菜、牛逼的配海鲜，好比雪碧兑红酒，气得法国人说日语：八格呀路!(傻瓜办了混蛋事!)会吃的：裸吃！新茶不配点心，好酒不用小菜，如腊月里到东北，晚上热炕，应该裸睡。

花样。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带着大家传承这种靛蓝之美的，就是土生土长的朱行人何惜。何惜的母亲也是扎染能手，耳濡目染下，何惜将这门手艺传承了下来，在她眼里，这些来自线条的缠绕和色彩的交织，就是一种美。十年前，何惜带着一口老电饭锅、针线，又买了一些棉布，“开”起了韵染坊。在传承和教授中，何惜想到了大自然的斑斓色彩。大自然孕育的花草树木都含有色素，或明艳或淡雅。随着季节的更迭，植物也会呈现不同色彩。“织为云外秋雁行，染作江南春水色”——唐人白居易在《猿猴》中描述了这种“异彩奇文相隐映，

## “草木染”之美

玉华

发生氧化，起到上色作用。从植物中提取染液是很花时间和精力的一件事。柿染方法多样，何惜带着大家分组实践，一组尝试柿漆手：先把青柿子榨汁做成柿漆。然后在布袋上绘制祥云、月兔等形象。另一组将柿子切碎过滤后提取染料，再用柿子汁浸染丝巾，从捣碎柿子、浸泡布料一系列的过程中感受柿染的奇妙变化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，也没有两件相同的草木染作品。因原料取自于自然，草木染在色彩上也具有自然的魅力。不仅柿子可做染料，就连紫甘蓝叶、栀子之类的植物残骸或咖啡渣也可成为染料。后

有些汉字，如同日语，似是而非。

“住酒店”，按字面意思，好像老酒鬼睡睡袋，好比老鼠睡米缸，其实是旅馆，比如亚朵酒店，没有便，只有床，还有软硬适度的催眠枕头，顺便努力奉献黄粱美梦。

再比如，“请依吃饭”的饭店，只有酒菜、没有米饭。即便有，不是“干”稀饭、就是“湿”干饭，烂乎乎的，粘牙！一点儿力气都没有，“吃软饭”远不如家里的糙米干饭，一粒就是一粒，就像鲁迅的短发：昂扎！(苏北话：硬读昂，比如昂碰昂)。当然喽，国粹的粤菜馆、舶来的日料店除外。

我与朋友在崇明有个百余亩的农场，植些有黄鳝的一季稻、养些老麻鸭，每年秋后开镰，新谷上场，我会囤些稻谷，五十斤五十斤地舂米，一时吃不了的，藏身稻壳内——保湿，自然保鲜。

新米上市，首先熬粥，好粥，不仅米要好，且必须是新米，香气浓郁，就像摇篮娃的满脸奶香。顺便补充：熬粥还要耐心候着，否则潜了，一层稠没透，香气就少了，只剩下汤汤水水的米粒碎，没有黏性。糊了，焦了，香气被淹没了，只剩下苦的联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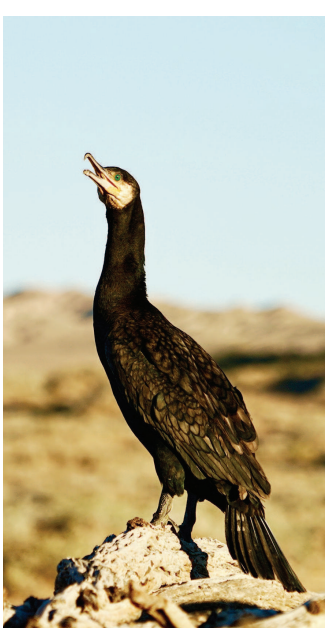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在乎新米香，所以给农场米贴标签：阿乡

## 新米裸吃

李大伟



五颜六色



阿拉善的鸬鹚 (摄影) 张寅

“青，取之于蓝，而青于蓝。”荀子《劝学》篇中的这句，定义了靛蓝的工艺。前不久，我在金山朱行中学的韵染坊中，见到了这种“青花瓷”般的靛蓝之美：大多以蓝白二色为主色调，包括用创意技法扎染的丝巾、扇子、围巾、抱枕、油纸伞、生肖玩偶乃至经过翻新的衣服，这些织物上的蝴蝶、几何等各种乡土民俗图案，古朴别致，古老和现代相结合，十分时髦。古时，扎染也被称为染缬，据记载，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扎染技术，当时的图案，有简单的小簇花，如蝴蝶、蜡梅、海棠，也有整幅图案